

王志武 著



小说三论



《金瓶梅》人物悲剧论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红楼梦》人物冲突论

《红楼梦》所表现的是贾宝玉和王夫人围绕“弃钗娶黛”还是“弃黛娶钗”而展开的冲突。冲突的原因是两人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审美观不同，婚姻观不同。宝玉崇尚天性自由，要求实现与黛玉的知己爱情；王夫人则要通过给宝玉选择婚配对象选择一个能使贾府常盛不衰的管家婆，她就是德、才、财、体几者兼备的薛宝钗。这就是小说的主线和主题。小说揭示的是要求自由的生存目的，由于先天和后天生存条件的制约，不能得到满足的悲剧。

序 言

高海夫

王志武同志所著《红楼梦人物冲突论》就要出版了，他曾几次囑我写几句话，以弁卷首。对于《红楼梦》，我素无研究，本无发言权，只是盛情难却，遂终于答应下来了。

志武同志是一个好学深思、不喜俯仰随俗的人。我们在同一教研室工作，又是邻居，平日过从，闲谈自然多些。近年来，他一直潜心于《红楼梦》的研究，每有所得，辄来相告。或品味他说，或直述己见，乘兴而谈，兴尽而散。所谈大抵是围绕对这一巨著人物冲突的探索。在此期间，他有关这一问题的几篇论文，我也是最早的读者之一。无论是与之语抑或读其文，给我的感觉总是，他既不苟与人同，也不强与人异，而务在本着求实的精神，潜研精思，力图从这部封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式的巨著中，理清它所反映的错综纷纭的矛盾发展变化的轨迹，引出它内在固有的规律，进而揭示这部巨著伟大意义之所在，阐明曹雪芹的“辛酸泪”是缘何而流的。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

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那么，曹雪芹笔下荣、宁二府中众多的人物形象，以及他们之间的往来、恩怨与矛盾、离合，就更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凝聚与浓缩；他们之间的消长、兴衰与存亡，其实即当时社会运动、变化及其趋向的映象与概括。他们的活动虽主要在二府中，但其联系与意义却绝不限于二府。它和当时朝野、上下广阔的社会领域，有着千丝万缕的有机联系，只是或隐或显，或直接或间接，表现相当多样而已，因而二府的脉搏原是和那个历史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着的。然而，要通过对作品的艺术欣赏和深入研究，形象地而不是教条地，合情合理地而不是寻章摘句、主观随意地由此及彼，揭示、阐明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却非易事。

由《红楼梦》而“红学”，由一部书而形成一种专门学问，这在我国文学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选学”虽差可比拟，但《文选》毕竟是一代人作品的总集。“红学”不仅风靡于全国，亦且远及于海外，研究人数之众多，争鸣景况之热烈，亦可谓盛况空前。然而盛难为继，这也是人所熟知的道理。

可是志武同志却能生面别开，着眼于小说的人物冲突，通过对它细致详实而切情厌理的分析，得出了自己新颖而又有说服力的观点。他认为小说的主要矛盾，并非体现在贾政与宝玉或贾母与宝玉之间，而是存在于王夫人与宝玉之间，矛盾的焦点是弃黛娶钗还是弃钗娶黛。冲突的结果，王夫人虽然暂时胜利了，但随着宝玉的出走，她的胜利果实却又一下子化为子虚乌有。到头来是双方同归于尽，“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不管曹雪芹自己意识到了没有，这实质上是显示了在他所处的时代，封建社会的衰亡命运已是无可挽救了。

书中还说，在贾府，“用封建伦理道德维持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不起作用，金钱在家庭成员间的作用却越来越突出。人们对金钱的重视远远地超过了对孝道等封建伦理道德的遵守。”王

熙凤之得幸受宠，红极一时，其主要原因即在于她的金钱。但这位“早期资产阶级女性”，却终于落得个悲剧结局，乃是由于封建统治者发觉她有“财”而缺“德”，对自己统治的起衰救弊，非徒无益，而且有害，于是王夫人便又寄希望于“德”“财”兼备的宝钗，而力主弃黛娶钗。然则在这个钗黛取舍的婚姻问题之中所蕴涵的，就不只是一般的“家世的利益”和“政治的行为”，而是具有其特定历史时代的丰富而深刻的意义了。

以上所顺便提到的，不过是本书以新的研究方法作实事求是的探索所得新意之一二大端，其他新人耳目的具体分析尚多，这些，只要一读全书，便不难发现，毋庸我这里再罗嗦了。

自然，由于各人的思想观点、审美趣味、生活阅历和欣赏经验等互不相同，因而对本书中的论述、看法也可能多有歧异，但不管是接受，是修正，还是反对，如能畅所欲言，或破或立，对《红楼梦》的研究，我想都将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1984年3月11日于陕西师大

目 录

《红楼梦》人物冲突论

序言	高海夫 (1)
一 问题的提出	(1)
二 贾政和贾宝玉的矛盾是小说的主要矛盾吗	(3)
三 王夫人和贾宝玉的冲突是小说的中心冲突	(12)
(一) 情节结构贯穿中心冲突	(15)
1 前五回初步揭示了中心冲突	(16)
2 第五回后深入展开中心冲突	(23)
(二) 矛盾高潮体现中心冲突	(39)
1 金钊儿之死	(39)
2 晴雯之死	(45)
3 黛玉之死	(49)
(三) 各种矛盾围绕中心冲突	(49)
1 背景性的矛盾冲突	(49)
嫡庶间的矛盾冲突	(50)
亲疏间的矛盾冲突	(51)
主奴间的矛盾冲突	(54)
贵族和农民间的矛盾冲突	(58)

贵族家庭与皇室间的矛盾冲突	(58)
2 从属性的矛盾冲突	(59)
宝玉与袭人的矛盾冲突	(59)
宝玉与宝钗的矛盾冲突	(63)
宝玉和黛玉的矛盾冲突	(79)
王夫人和黛玉的矛盾冲突	(102)
薛宝钗和林黛玉的矛盾冲突	(106)
3 交叉性的矛盾冲突	(111)
凤姐	(111)
李纨	(132)
探春	(133)
4 转化性的矛盾冲突	(134)
四 结语	(164)
附：读《红楼梦人物冲突论》	余树声 (180)

《三国演义》人物竞争论

序言	祯 祥 (183)
一 竞争的历史	(188)
二 个人竞争	(198)
(一) 影响竞争的间接因素	(198)
1 先天因素	(198)
出身	(198)
气质	(211)
天赋	(214)
性别	(216)
身体	(216)
2 后天因素	(217)

性格	(217)
选择	(224)
学习	(250)
舆论	(251)
民心	(252)
(二) 决定竞争的直接因素	(256)
1 自身实力	(256)
2 人才实力	(336)
三 集团竞争和国家竞争	(387)
四 三国竞争人物的评价	(399)
附:《三国演义》研究的可喜收获	乐 水 (407)

《金瓶梅》人物悲剧论

序言	刘善继 (411)
一 一部写性自由的书	(416)
二 性自由的条件	(432)
(一) 社会条件	(432)
(二) 个人条件	(433)
三 性自由造成的后果	(478)
(一) 逼死人命	(478)
(二) 结怨于人	(487)
(三) 家庭不和	(490)
(四) 帮闲蝇绕	(580)
(五) 伤身丧生	(588)
(六) 祸及后人	(594)
四 结语	(605)
附: 一个艺术的整体	杨 敏 (609)

一 问题的提出

文学作品写人，主要是通过描绘生活中的矛盾冲突来实现的。这一点在历史小说、神话小说、英雄传奇中表现得特别突出。在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人情小说中，表现人物的矛盾冲突，虽和上述小说有所不同，但也毫不例外。只不过这里的矛盾冲突沿着非常细小的生活纹路进行，不像金戈铁马式的矛盾冲突那么轰轰烈烈。然而也正因为其矛盾冲突平凡无奇，却为常人所共同经历，所以容易牵动更多人的心弦，打动更多人的感情，引起更多人的共鸣。

《红楼梦》以描写日常生活著称，自始至终充满着错综复杂而又激动人心的矛盾冲突。从中心冲突入手，系统地全面地分析研究小说中各种人物的矛盾冲突及其相互关系，有助于读者进一步理解小说的思想艺术，也有助于文学作者从这部古典名著中吸取更多的创作经验。

茅盾一九五〇年八月九日在北京中学语文教员暑假讲习会所讲的《怎样阅读艺术作品》中说：“这部小说（指《红楼梦》——笔者注）主要的是写两种思想的冲突，而用三角恋爱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这两种思想，一是以贾政为代表的传统的封建思想，另

一种是以贾宝玉为代表的反抗封建思想的虚无主义的思想。贾政以虚伪、十足的顽固堡垒的言行，和贾宝玉之‘叛逆’的行为，成一对照。而最尖锐地表现出来的，却是贾宝玉对于婚姻不自由的反抗。作者把婚姻问题放在这样的思想的基础上来表现，就使读者看了后思想上起变化，对封建制度发生了疑问，但可惜没有解决问题。因为结果是贾宝玉失败了，出了家，当了和尚；而且他考上了功名，报了父母之恩，然后出家，这也是一个妥协。”

矛盾这一观点后来被多数论者所沿用。许多人在肯定贾政和贾宝玉的矛盾是小说的主要矛盾的同时，对矛盾的内容性质有所修正，认为父子二人主要围绕宝玉走不走功名仕进之路而进行斗争。然而不管怎样，贾政和宝玉的矛盾冲突是小说主要矛盾（即中心冲突）这一观点，就这样因袭下来了。

《红楼梦》的中心冲突是不是贾政和宝玉围绕功名仕进问题而进行的斗争呢？

二 贾政和贾宝玉的矛盾 是小说的主要矛盾吗

认为《红楼梦》主要矛盾是贾政与贾宝玉的矛盾，其论据之一是：贾政最关心的是宝玉的功名，而功名是宝玉的政治生命。

不错，小说第九回写到宝玉上学前，贾政有一番要宝玉读书的训话，他对跟宝玉的李贵说：“你去请学里太爷的安，就说我说了：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气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在此之后，凡是遇见宝玉，也总要责备他“不读书之过”。但是只要我们仔细研究一下，便会发现，贾政这些关于要宝玉读书的话，只不过口头上说说而已，从未认真检查过。他这种只布置不检查的作法，实际上等于放任自流，任其自便。有人可能认为贾政做官，多在外少在家，让他像老师一样经常检查宝玉功课不近情理。贾政当然没有贾赦在家机会多。但愈是在家机会少，愈应珍惜在家的时间，抓紧考问检查儿子的功课才是。但事实上贾政一回到家，不是同清客相公闲谈消遣，就是和老母共度天伦之乐，从未过问过宝玉的功课。第七十回写贾政来信说六月中准进京，宝玉闻知后，赶忙写字温课，积极准备应付贾政检查。结果因“近海一带海啸，又糟踏了几处生民。地方官题本奏闻，奉旨就着贾政顺路查看赈济回来。如此算去，至

冬底方回。宝玉听了，便把书字又搁过一边，仍是照旧游荡。”宝玉之所以照旧游荡，一方面是贾政归期尚远，无紧迫之感；另一方面也因贾政的“万金家书”竟无一句涉及宝玉读书之事，使他感觉不到压力。第七十三回写赵姨娘的丫头小鹊在宝玉已经睡下之后，神秘地给宝玉通风报信，说赵姨娘“这般如此在老爷前说了，你仔细明儿老爷问你话”。宝玉听了这话，“便如孙大圣听见了紧箍咒一般”，又是急躁，又是开夜车读书，弄得鸡犬不宁。后来还是晴雯急中生智，利用金星玻璃说的“不好了，一个人从墙上跳下来了”的话，将计就计，让宝玉没病装病，扬言被吓着了，故意虚张声势，弄得人人皆知。这一次表面上是躲过了检查，实际上贾政根本无意于检查宝玉功课，赵姨娘和贾政谈的也不是这回事。这完全是一场虚惊。如果贾政真的有心检查宝玉功课，那么，既是一家子人，又是父和子，改天见面该加倍检查才是。但事实上，在以后贾政与宝玉的见面中，并未提及宝玉近日念书如何之类的话，好像根本不存在宝玉念书仕进一类问题似的。

也许有人说，贾政怕贾母不喜欢，所以不敢对宝玉读书问题抓得过紧。实际不然。一次，贾母听说宝玉因早晨写字出来迟了，不但不责怪儿子逼了孙子，反而“十分喜欢，吩咐‘他以后只管写字念书，不用出来也使得’。”为了给宝玉写字念书排除干扰，老祖宗连家礼家规都给他免了，可见对宝玉读书之关心不减贾政。如果认为贾政对宝玉功课检查不力，主要怕贾母不悦，似乎责任在贾母身上，贾母在天之灵若知，也要大喊“冤哉枉哉”！

贾政对宝玉念书之事为什么只是说说而已，并不认真检查呢？小说第七十八回写道：“近日贾政年迈，名利大灰。然起初天性是个诗酒放诞之人，因在子侄辈中少不得规以正路。近见宝玉虽不读书，竟颇能解此，细评起来也还不算十分玷辱了祖宗。就思及祖宗们各各亦皆如此，虽有深精举业的，也不曾发迹过一个，看来此亦贾门之数。”在政老爷看来，贾家的富贵荣华并非通过举业

之路取得，也不需要通过仕进之路去维持。可见，他在一些场合说了些要宝玉读书上进的话，完全是赶时髦的客套话，掩人耳目而已，其实是言不由衷，未必是真。贾政其人就是口是心非，言行不一，不然作者为何命其名曰“贾（假）政（正）”呢！不幸的是，我们的一些人却像贾瑞正照风月宝鉴一样，以假当真，这不是“委曲”了政老爷了吗？

有人可能找出第九回贾政对李贵说的一番话为其望子仕进、成龙变凤作辩护。不错，这一回贾政在宝玉上学前对李贵说：“你们成日家跟他上学，他到底念了些什么书！倒念了些流言混语在肚子里，学了些精致的淘气。”读者切不要以为贾政这里完全是在骂宝玉。因为“淘气”一词本身便有褒有贬，二情兼备，再加上前面冠之以“精致”二字作定语，寓褒于贬的感情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再看第二十三回，元妃要宝玉随众姊妹一起住进大观园，贾政作为父亲，照例要叫来宝玉教训一顿。什么读书写字呀，“用心习学”呀，“安分守常”呀，真是一本正经。但当他听到王夫人说到叫袭人睡前给宝玉按时喂药的话时，便转而问袭人是谁。王夫人说袭人是个丫头，贾政便指责这个名字起得“刁钻”，并准确无误地断定是宝玉起的名。王夫人见贾政不喜欢，为了不使宝玉难堪，缓和一下父子之间的“紧张”气氛，叫宝玉下去改了吧。并劝贾政“不用为这小事动气”。稍微细心的读者都会发现，贾政谈起宝玉读书的正经“大事”，只是三言两语，一带而过，而“袭人”这个名字的“小事”却像吸铁石吸铁一样抓住了他，并且来了一番明贬暗褒的评论，表面上像是动气，实际上却是欣赏，在这一点上父子俩本来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区别只在于虚伪与直率罢了。王夫人的劝解实际上是隔靴搔痒。贾政虽然指责宝玉“不务正”，“专在这些浓词艳赋上用功夫”，又说“袭人”这个据他说是个“刁钻”的名字，“究竟也无碍”，“又何用改”，就是进一步的证明。可见这位王夫人虽是贾政正妻，却对丈夫不完全了

解。哈斯宝在他的《新译〈红楼梦〉》第七回批曰：“宝玉起了个叫‘袭人’的名字，贾政既然斥责，也就罢了，如何又说‘不用改’？宝玉若确实有过，理当必改，倘若无过，则不应斥责。有曰，不知则已，知过必改。既知其过又予姑息，已是不屑一评的了。”“贾政真是‘假’正”。哈斯宝是从贾政对贾母不孝角度作如是批语的，并未窥出贾政和宝玉在轻视功名仕进，热中于“浓词艳赋”、“不务正”方面原是一脉相承的消息。但他指出贾政“既知其过又予姑息”，却有助于我们理解父子俩的共同点。

匾额对联，按贾政的说法，完全是怡情悦性的文字，皆是些花鸟山水题咏，与八股时文风马牛不相及。如果贾政真的要宝玉专心于孔孟之道，致力于科举功名，那他就不会用此事占用儿子读书的宝贵时间。但请看第十七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吧，贾政手“扶”宝玉（难得的一“扶”）进园试题。当然贾政毕竟是“假正”，游园题咏过程中，时时无端的责骂宝玉几句，以显示为父的尊严，但关键时刻和多数情况下，却总是“笑命他题”，“瞅着宝玉”让拟。既题之后，不是“拈髯点头不语”，就是“点头微笑”。后来虽也说道“不可谬奖”，或者“摇头”、“冷笑”、“断喝”、“气的喝命”、“更批胡说”、“笑说岂有此理”、“笑道不足为奇”等等，但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骂中藏爱，抑中有扬。后来元妃归省时，贾政不用名公手笔，却把宝玉所拟匾额对联全部保留，固然有让元妃看后感到其弟“不负他素日切望之意”的意思，也有显示一下这个十岁出头幼童的“本家风味”的意思，但不管是让元春高兴也好，或者显示本家风味也好，不以读书写字之“正业”，却用匾额对联之“邪道”，这说明无论是皇帝身边的元妃，还是朝廷命官的贾政，对宝玉的仕进问题都是漠不关心的，并没有像我们一些评论家所说的那样，把它作为宝玉的生活道路问题，进而也是贾府是否后继有人这一生死存亡的大事来抓。

贾政对宝玉读书仕进漠不关心，而对宝玉作诗联对的“歪

才”却极为赏识，这一点还可以从一些描写中得到证明。贾政周围经常有一批应伯爵式的清客相公，以迎合讨好主子为衣食饭碗。他们都是些能揣摸贾政心思好恶的“心理学家”。当贾政冷笑着对宝玉说：“你如果再提‘上学’二字，连我也羞死了。依我的话，你竟顽你的去是正理。仔细站脏了我这地，靠脏了我的门。”众清客相公一看贾政动怒，马上起身笑说：“老世翁何必又如此，今日世兄一去，三二年就可显身成名了，断不似往年仍作小儿之态了。天也将晚时，世兄竟快请吧。”前边都是些冠冕堂皇的客套话，后面的话却大有赶宝玉出门的味道。贾政对宝玉去读书很不在意，从贾政和清客相公的言行中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大观园题额，无论宝玉如何恃才逞能，甚至引起贾政“断喝”、“恶骂”，清客相公们除了对宝玉照旧肉麻吹捧外，从未有请“世兄”快去吃饭之类赶宝玉出门的言行表示，这说明他们摸透了贾政赏识宝玉“歪才”的真实心理。

贾政对宝玉的功名仕进不关心，而一有机会便要宝玉吟诗作赋，这一点连贾母都不理解。第七十五回写贾府中秋赏月，击鼓传花，饮酒说笑话。等花落在宝玉手中时，宝玉见贾政在座，便感为难，说好说歹都可能招来严父斥责，于是便不像给黛玉讲耗子精那样信口开河，而是干脆起身作辞，求限别的。贾政不仅不以此举无礼而训斥，反而马上见缝插针，要他即景作诗。贾母还怕儿子这一着难为孙子，忙说“好好的行令，如何又作诗”。老太太只看到儿子叫孙子“整天”念书的表面现象，她是既不了解儿子，也不了解孙子。她生怕孙子作诗不成，反遭难堪，而贾政却满有把握地说“他能”。这三个字道尽了父亲对儿子的了解和信心，而宝玉听了，“碰在心坎上”，便发挥所长，投父所好，马上挥诗一首呈与贾政看，“贾政看了点头不语”，叫把自己从海南带来的扇子给予宝玉两把，以资奖励，赞许之情，毫无掩饰。

如果有人说大观园题额有讨好元妃之意，中秋节作诗有孝敬

贾母之心，那么第七十八回让宝玉作《姽婳诗》则表面上是为了“以志林四娘之忠义”，实际上却是为了欣赏儿子的“歪才”了。这个平时道貌岸然的政老爷，听了宝玉关于这个题目“不算近体，须得古体，或歌或行，长篇一首”的议论，不但“合了主意”，而且竟然放下了严父的架子，“提笔向纸上要写”，居然给儿子当起“秘书”来了。宝玉念毕，众人大赞不已，又都从头看了一遍，“贾政笑道：‘虽然说了几句，到底不大恳切。’”这一次不再断喝了，心平气和地说了句“去罢”。一笑一说，赞美之情溢于言表。这一次，父子二人可以说是配合默契，心照不宣。

我这里说配合默契，心照不宣，不只是指作《姽婳诗》这一具体事件本身，而且指贾政和宝玉对晴雯之死的一致态度。我们记得，当赵姨娘向贾政讨要彩霞给贾环时，贾政曾说他瞅准了两个丫头，将来一个给环儿，一个给宝玉。赵姨娘说了声宝玉已有了，贾政急问是谁时，夫妻对话被猫儿撞跌抽屉而中断。究竟贾政为宝玉所瞅准的丫头是谁，似乎没有了下文，杜撰《姽婳诗》就是下文。不迟不早，贾政在晴雯被逐夭逝后叫宝玉作《姽婳诗》，并非一时心血来潮，毫无现实目的，仅仅为林四娘作颂。和宝玉作《姽婳诗》后一气呵成《芙蓉女儿诔》联系起来看，这分明是贾政有意无意地对宝玉作文悼祭晴雯的启示和诱导。

现在我们再回到贾政对宝玉功名仕进态度的问题上来。和宝玉相比，贾环贾兰是在举业上用功较多的。但贾政从来没有叫宝玉去学环兰叔侄，相反地，倒是在叫宝玉作诗时总捎上他两个，不仅要他俩像宝玉一样作诗，而且还要宝玉帮他叔侄一帮。第七十七回写贾政被人请去寻秋赏桂，贾政因为喜欢宝玉往日作的诗好，也要带宝玉去。宝玉来见贾政时，环兰叔侄已先在场了。贾政向环兰二人道：“宝玉读书不如你两个，论题联和诗这种聪明，你们皆不及他，今日此去，未免强你们作诗，宝玉须听便助他们两个。”开始一句虽肯定宝玉读书不及环兰，但并没有叫宝玉向环兰去学

习，实际是对环兰读书好的抽象肯定，毫无赞赏之意。后面要环兰学宝玉作诗，方是他的本旨。有趣的是，王夫人因自来未听见此等赞语，“真是意外之喜”，可见王夫人只要贾政扬宝抑环，即使宝玉不读书写字，不注重仕途经济，她也毫不在乎。同样的事例还有第七十八回，贾政要环兰二人同宝玉一起作《姽婳诗》，这两人“虽论举业一道，似高过宝玉，但论杂学，则远不及宝玉，且每作诗亦如八股之法，拘板庸涩，远不如宝玉之风流俊逸，长篇大论”，所以贾政“要环兰二人于举业之余怎得亦同宝玉才好；所以每欲作诗，必将三人一齐唤来对作。”请看，宝玉居然成了贾政为环兰树立的榜样了。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中，袭人对宝玉说过这样的话：“你真喜读书也罢，假喜也罢，只是在老爷跟前或别人跟前，你别只管批驳诮谤，只作出个喜读书的样子来，也教老爷少生些气，在人前也好说嘴。”袭人为奴，贾政是主，地位不同，在玩弄两面派手法上颇为相似。但她上面这些话表明她对主子老爷并不像她对主子太太那么了解。她哪里知道，政老爷那些要宝玉读《四书》的话，只是应景之词，他的内心深处，他对宝玉的实际引导，正好是要宝玉在“浓辞艳赋”上下功夫。他在人面前炫耀说嘴的，也正是宝玉诗做得好。《儒林外史》中的周进如若在场，必定要振振有词地质问政老爷：“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我看政老爷会被问得比魏好古更加狼狈的。贾政的重诗赋轻举业和宝玉有一致之处，父子俩在这方面根本构不成矛盾冲突，而且越到后来倒越显得融洽了。

许多人以宝玉挨打作为宝玉和贾政是主要矛盾的主要事实，这只是从宝玉挨打的表面现象看问题罢了。不可否认，这是宝玉和贾政的一次尖锐冲突。但这次冲突的实质和内容似不像许多论者所云尔。

金钊儿含羞自尽后，宝玉又被他母亲数落教训，从王夫人处